

三國志

第三十八至四十一回

631

サ

2



631

+

2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亮出茅廬

逍遙文庫

崇盛一氏寄贈



道便不  
通矣

16. 7. 1  
142794

張人妙人

却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  
一次親往茅廬相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虛聞其名內  
無實學故相辭也避而不致面道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  
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下寡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  
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  
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人而猶五逐方得一面而况于吾  
欲見孔明大賢耶關公聞此語曰兄之見賢如文王謁大  
公也張飛曰哥哥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

第三十八回



老張最好  
孔明不合  
如此今之  
所謂隱君  
徵士只合  
如此也

佛佛

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爲大賢僻之甚矣今番不須哥哥  
去罷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就縛將來玄德叱之曰  
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爲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  
去渭水謁姜子牙子牙不顧文王支王侍立于後日斜不  
退子牙却纔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  
弟何太無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飛曰旣  
是哥哥去呵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  
張飛應諾于是領數人往隆中比及到莊離半里下馬步  
行正遇諸葛均飄然而來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在  
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均長揖一聲接



老張是

張佛張  
聖人

山路而走。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哥哥去，也不妨。何故辭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知也？來到庄前，扣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請見童子。曰：雖然師傅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教且休報，覆分付閔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先生仰臥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叉手立于階下。將及一時，先生未醒。閔張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見俺哥哥侍立于階下，那厮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庵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急忙扯住飛。



孔明口稱  
俗客亦太  
俗矣世上  
誰稱誰俗  
乎孔明有  
此分別俗  
物俗物

怒氣未息却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德渾身倦困強支不離孔明忽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帶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之鄙徒涿郡之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震耳昨常兩次至仙庄已書賤名于



文几未審覽否。孔明答曰：南陽田夫觸事踈懶，屢蒙將軍枉駕降臨，下情不勝感激。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有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不能治政，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有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見教。」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以譚天下之事。二公差舉矣。將軍捨美玉而就頑石，此皆悞矣。玄德曰：「夫大賢學成文武之業，可立身行道，于當時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爲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子堯舜之道，此乃爲忠也。先生抱經世之奇才，而甘老于林泉。」



之下。恐非忠孝之道。孔子尚遊于諸國。而教化世人。望先生開備愚鹵。而賜教之。實爲萬幸。言罷。又拜。孔明笑曰。將軍旣欲聞愚論。當盡剖露于衷。願聞其志。立德屏退左右。趨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孔明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



此等人即  
三千顧三  
萬顧事之  
如父如君  
如師亦所  
耳心僅僅  
三顧何慢  
之甚也

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非。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  
好。孫。權。內。修。政。理。以。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  
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  
單。食。盡。粟。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孔。明。言。罷。命。童。子。將。盡。一。軸。挂。于。正。堂。指。而。言。曰。乃。西。



今日亦有此樣隱士

乎

天時地利

人和分得

設理

有甚不及只在自已

家裡做事

曹家孫家

則不敢也

可笑後人

蜀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川沃野千里，民物康阜，將軍欲成霸業，非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取西川，建皇都，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謝之，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撥散雲霧，而仰面覩青天耳。但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者，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在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亦必歸于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史官有詩讚曰：



無識道是

孔明有用

發一笑笑

也

堪愛南陽美丈夫願將弱主自匡扶片時妙論三分定  
一席高談自古無先取荊州與帝業後吞西蜀建皇都  
要知鼎足爲形勢須向茅廬指畫圖

南陽諸葛亮高坐論安危談笑分三國英雄鎮四夷孫  
權承地利曹操得天時獨許劉玄德西川創帝基

玄德頓首謝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與仁義  
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  
玄德苦泣曰先生不肯救濟生靈漢天下休矣言畢淚沾  
衣襟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將軍若不相棄願效犬馬之  
勞玄德遂喚關張入拜謝獻上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

玄德之哭

極似今日

妓女可發

大笑也



孔明受聘  
道商樣子  
却與今人  
露合也

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玄  
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  
夢非熊往渭濱請姜子牙同車載歸立成天下後胡曾先  
生有詩爲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  
幾向斜陽歎白頭

漢光武曾三宣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層九天星象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  
不是高人誰解登

今玄德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若不垂三顧

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孫昔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

不出草廬也汝可躬耕于此以樂天時勿得荒蕪田畝待

吾功成名遂之日即當歸隱于此以足天年均拜而領諾

後人有詩為證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獨德去時言只因先主丁寧後

星落秋風五丈原

杜工部言孔明欲罷不能也有詩曰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落字奇

悲句

不比今人  
死下宦海  
不肯迴頭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曾子固有古風爲證。

高皇手提三尺雪。磔傷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  
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  
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  
江東孫氏開洪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厄。  
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  
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方年怯三九。收拾琴書離隴畝。  
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雷風。  
談笑胸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同載而歸于新野。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



議論心胸開悅共議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居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聽虛實。容作良籌。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還是如何。

### 孫權跨江破黃祖

孫權自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爲討虜將軍，自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重用謀臣，開賓館于英會，顧雍、張紘接待諸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一人乃彭城人也，姓嚴，名峻，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姓闕，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縣行邑人也，姓薛，名綜，字敬文。一人乃汝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人也。



姓朱名桓字休穆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績字公紀  
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一人乃會稽義陽  
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續一人乃吳郡烏程人也姓吳名粲  
字孔休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號鳳雛先生  
此數人皆在江東孫權禮敬甚厚又得智將數人一人乃  
汝陽富陂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明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  
陸名遜字伯言一人乃瑯琊莒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一  
人乃東郡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一人乃廬江安豐  
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人  
物天下稱之時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臣往江東命



鑿空奇

孫權令子入朝爲官以隨大駕權猶豫未決引周瑜等請  
吳夫人前議論張昭曰欲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  
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令去恐操與兵來下江東勢必  
危矣周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  
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

妹箇周郎  
還是箇丈

天

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廣  
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  
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  
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



夫人自可

豈與南面稱孤道寡同哉。不如勿遣。徐徐觀其變。若曹氏  
率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  
不戢將自焚。將軍韜畧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  
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  
子也。汝以兄事之。勿遣。子爲質。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  
但正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時建安八年十一月。權引兵  
具舟西伐黃祖。戰于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手下驍騎將  
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其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  
統。時年十五歲。奮力救父屍。首而歸。權見風色不利。遂收  
軍還東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爲丹陽太守。爲



人性急醉後鞭撻士卒有丹陽大都督馮覽郡丞戴員二

人常有殺翊之心而未得便翊性剛好勇出入常帶刀劍

馮覽因見吳王孫權出討山賊却與翊從人邊洪商議謀

殺孫翊彼時諸將縣令皆來丹陽集會設宴相待翊妻徐

氏極聰明貞色美貌更善卜易是日徐氏卜卦象大凶不

可會客翊不聽遂與衆大會至晚筵散翊素手送客邊洪

帶刀跟到門外洪卽掣刀欲死孫翊馮覽戴員二人拿邊

洪明正其罪碎剛于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侍妾各各分

之覽見徐氏美貌遂提刀入曰吾與汝夫報冤訖汝當從

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尚猶未月汝可待至晦日設祭

好老漢人

入該討一

雷

覽員固惡

然邊洪之

處實天理

也



保氏不獨  
貌美其權  
智卽義更  
美也

祀那時除其夫奉作親不遲。覽容之徐氏暗喚心腹舊將  
孫高傳、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故  
不避羞面告之。媯覽戴員二將謀殺夫主，只歸罪于邊洪。  
應用家資等件盡已分去。媯覽又欲霸妾妾已詐許以安  
其心，欲得汝一面差人去報吳王，當一面設密計以圖二  
賊。望二將軍想妾夫之面雪此讐辱，特以哀告言畢，再拜。  
孫高傳、嬰聞之，泣淚而答曰：吾等昔日感府君恩遇，不卽  
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想計謀未就，不敢啟夫人耳。今日  
之事實夙夜所懷也。願報府君之寃耳。徐氏遂令孫傳二  
將引心腹猛士二十餘人，共成其事。孫傳先差人報知孫



徐氏  
不可不以  
為妻又不  
忍以為妻

也

徐老婆  
好老婆

權至晦日孫傳二將先伏藏于幃幙之中徐氏于堂上哭  
泣祭祀除服已畢却于靜室薰香沐浴濃粧艷裹言笑自  
若媯覽使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妾入請覽上坐設  
席飲酒言欲成親覽飲半酣徐氏復邀密室拜覽却纔一  
拜徐氏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二人即時持刀躍出覽措手  
不及殺死于地隨請戴員赴宴員入內來到廳堂早被孫  
傳二將擒而殺之徐氏遂復穿孝服就將媯覽戴員首級  
祭于夫靈之前哭哀不已吳王孫權自領軍馬星夜至丹  
陽見徐氏已將媯覽戴員二賊家小滅門盡殺餘黨不留  
一箇遂封孫高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其餘各加賜金



康徐氏權

智孔明公

瑾孟德仲

達俱遜一

壽千古一

人萬古一

人也婦人

云乎哉

帛殊其門戶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問老小皆

稱徐氏之德後有史官詩讚曰

義節俱全守此身報冤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輩

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戰船七十餘隻拜周

瑜為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

吳夫人病危權入問安吳夫人喚周瑜張昭二人至吳夫

人曰我本吳地人也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錢塘聘嫁

孫堅生四子昔生長子孫策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

權又夢日入懷令人卜之言夢日月入懷者大貴也不幸



孫策早喪。今已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孫權耳。望汝等可扶持吾子。吾死不朽矣。今病危。囑以後事。願子布公瑾以師傅之道。早晚教誨孫權。勿使吾兒有失江東。黃祖有累世之冤。不可不報。善保江東。以成萬全之計也。又囑權曰。汝之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如同我也。可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可擇佳婿以嫁之。汝若不聽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具棺槨。衣衾之美。嚴陳祭祝。衆皆哀泣。葬于父之側。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天氣和煖。孫權張昭周瑜商議。去黃祖處報讐。張昭曰。見居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讐雪恨。何待期年。



權持疑未定。非平都尉領廣德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

矣。必有事務。蒙曰：其把龍湫水。只忽見江夏。江夏今屬武昌府一

舟傍岸視之。人馬十餘。乃黃祖手下驍將。某問之。驍將曰

某姓其名寧。字興霸。乃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寧為吏

舉計祿。被蜀郡丞屈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

輕薄少年。為之渠帥。聚眾相隨。挾持弓弩。身披重鎧。腰帶

銅鈴。縱橫于江湖之中。人聽鈴聲。盡皆避之。乃遂聚少年

壯猛英雄勇士八百餘人。作事往來山中。劫掠下任官吏。

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人皆被錦繡。時人皆稱為錦帆。

奸名色

賊所到之處。如不接待。放火殺人。如與交歡。誓不相害。後



蘇飛薦人  
其能爲人  
可成  
大賢  
天賢

悔前非改過自新引衆人去也。劉表見表事勢終必無好誠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以投東吳被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羈留住。祖待之甚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已大敗却得甘寧之力救得祖到夏口。待寧如初。他今經數年有祖手下都督蘇飛累薦甘寧。黃祖曰寧是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讐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你爲鄂縣長爲去就之計。就與臨時轉宛。平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誠恐恨而不留。蒙說王公求士如雨。安記舊



讐耶。况兼各爲其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爲誓。以保之。寧遂  
召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釣鑿。孫權大喜。曰。吾得興  
霸之來。要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其寧入見。參拜已畢。  
權曰。吾得興霸。大稱心矣。豈有誠恨之理也。若勿疑焉。願  
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  
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  
表。旣慮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至尊當早圖之。  
不可後于操。若遲緩而操。必圖之矣。圖之之計。宜先取黃  
祖。祖今年老。昏邁已甚。財穀併乏。左右欺弄。務于貨利。侵  
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廢不修。怠于耕農。軍無法



伍至尊今往其勢必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  
勢彌廣卽漸圖巴蜀矣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使  
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進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吾國  
空虛若果行軍恐必有亂甘寧應聲曰國家以蕭何之任  
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募古人乎孫權舉盃勸寧曰  
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  
必克祖則卿之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周瑜爲大  
都督摠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甘寧爲副將權  
自領兵後援起兵十萬來破黃祖祖有細作探知報來江  
夏黃祖慌忙聚衆商議令蘇飛爲主將陳就鄧龍爲先鋒



三國志  
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

口。沔在江夏沙羨縣城，中今漢陽是。

其餘小船盡屯灣港內，艨艟上各設

強弓硬弩千餘張，并大索縛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船鳴鼓前進，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與董襲日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百餘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全副衣甲，手執鋼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甘寧飛上艨艟，欲死鄧龍。陳就棄船而走。呂蒙看見，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其重二將放火燒船，有艨艟餘船四散而走。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一



刀當胸砍翻蘇飛岸上引兵來迎東吳諸將各要爭功一  
齊上岸其勢不可當抵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  
吳大將姓潘名璋字文珪匹馬到來手腕初交挾飛于馬  
上逕到船中來見孫權權怒目視之曰汝等害吾父兄萬  
剛猶輕命左右檻車盛之待吾活捉黃祖一發回江東往  
墳上享祭未遲先教監下蘇飛便催三軍不分星夜攻打  
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儘力向前未知黃祖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以天時屬操地利屬權人和屬立德孔明之爲百姓



而。出。也。已。可。知。矣。

徐氏真不愧為孫堅吳夫人子婦伯符仲謀弟婦也。  
若孫翊似難為夫耳。

士。聖。隆。謙。中。來。良。孫。讞。讞。恐。目。厥。之。日。必。善。善。善。善。父。只。滿。  
吳。大。傑。拔。雷。谷。龍。宇。文。注。河。黑。隆。來。手。湖。以。交。對。派。于。黑。  
後。王。崇。其。楚。不。何。當。非。卧。軍。大。翅。燕。派。紫。紫。而。去。五。豎。東。  
以。滿。派。輝。騰。燕。派。紫。紫。上。臣。只。來。收。東。吳。滿。派。谷。要。年。心。一。



第三十九回

孔明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東吳諸將見甘寧成功。各自抖擻  
威風。來捉黃祖。却說黃祖在江中。船隻盡隨。諸將皆休。情  
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不敢多帶人馬。只帶  
十數騎。出東門。且戰且走。甘寧料得黃祖走荊州。諸將皆  
西門攔住。寧獨離東門。十數里等候。祖料得脫了虎口。正  
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馬上泣告曰。我不曾輕視  
汝。汝何反吾。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累立功蹟。  
汝以常人相待。吾豈容汝哉。黃祖自知難免。其禍撥馬而

黃祖沒  
得說



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指望捉獲獻功。只聽得傍邊喊聲起處，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奪了功勞，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黃祖中箭，翻身落馬。寧趕至，梟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回江口。來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親採其髮而恨之，擲之數次。衆將言曰：「留回江東祭祖。」權命以木匣盛貯了，當重賞三軍。陞甘寧爲都尉，令人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亦不可守也。且回江東，劉表必與祖報讐，坐而待之，必敗。劉表表敗，乘勢而攻之，荆襄可屬東吳矣。」權聞其言，遂棄江夏。衆軍下船而回。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曰：「蘇飛望將軍垂救，事不宜遲。」寧曰：「飛若不



殺黃祖以  
常人所我  
也報蘇飛  
以其國士  
待我也文  
夫自應如  
此恩慈分  
明

言吾豈忘之軍已至吳會權將蘇飛黃祖一同祭祀寧逕  
入府頓首再拜權問其故寧大哭而告之曰某向日若不  
得蘇飛則骨填于溝壑矣安能致命于將軍麾下哉今飛  
之罪理得宜戮望將軍憐救命之恩願納功名以贖飛命  
權曰今為君免之若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裂之禍受  
更生之賜逐之尚且不去何況自走乎若飛但去寧將首  
級獻于堦下代飛之死權赦之遂置酒大會文武權將王  
爵勸蒙曰今克黃祖乃卿先斬陳就之功也蒙頓首謝之  
加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遍封諸將已畢見一人拔劍在手  
于筵前大哭直取其寧寧見來取便將面前果卓以迎之



凌統孝子

是是

權自起身抱住其人年二十一歲身長八尺膽大力雄曾在江中遇祖巡江將張碩其人不過刀箭跳過船殺碩于江中餘皆砍于水內奪其巡船而還權大惜之吳郡餘杭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績因其寧一箭射死他父親今日相見如何不報冤雪恨權勸開曰典霸殺死你父親彼時為主不容不盡力既然今日一處便是弟兄何必計讐萬事皆看吾之面皮統叩頭流血曰統自勿隨父事主恨不得肝腦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之讐安得不赴命乎權與衆官勸之統欲與寧共決勝負權加凌統承烈都尉只就當日撥五千兵戰船一百隻使甘寧領去鎮守夏口

夏口在武昌府



荆江之中以避凌統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需艨艟戰  
船分兵連絡守把江岸孫權令叔孫靜引五千軍守把吳  
會又將宗族分投鎮守諸處隘口權自領大兵守柴桑郡  
柴桑即今江州周瑜向鄱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話分兩  
頭却說細作人回新野報知劉玄德東吳破黃祖將黃祖  
頭祭墳見屯兵柴桑其餘宗親分屯江岸各處隘口未有  
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有劉表使人來請玄  
德議事玄德問孔明日此行若何孔明日此是江東破了  
黃祖故請主公議定報讐之策也正欲至公去走一遭荆  
州九郡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其與主公同往



玄德留雲長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人馬往荊州來。玄德  
 在馬上與孔明日。今見景升。何以當對孔明日。當先謝襄  
 陽之罪。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去新  
 野。收拾軍馬。玄德遂聽孔明之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已  
 留張飛屯兵于城外。玄德與孔明來見劉表。禮畢。玄德請  
 罪于階下。表曰。吾已盡知賢弟被害之事。欲斬蔡瑁首級  
 以獻賢弟。衆人告免。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皆下人所  
 爲也。再不必舉矣。表曰。今失守江夏。黃祖全師危矣。故請  
 汝議事。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用兵  
 南征曹操。北來當復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



賢弟可來替吾吾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小  
弟安敢當此重任也。兄無復多言。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  
曰：容思良策，以保荊州。遂辭回。至驛中，孔明曰：劉景升付  
荊州與主公，何以却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未嘗忘報。  
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議間，  
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  
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賢侄  
家務事耳。吾知之。奈何？孔明微笑，玄德求計于孔明。孔明  
曰：此家務事，亮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附耳說之。  
曰：來日使孔明回報，汝可告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夜



臥至五更推辭腹疼不已使孔明去回荅劉琦之禮孔明遂行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拜迎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繼母不容請先生活命孔明曰客寄于此不可言也恐有泄漏不便容回再敘孔明辭退琦曰既承先生尊降如何便回必然見怪請密室共飲數盃飲酒之後琦又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曰此非亮敢謀也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止何故相棄便行再舉盃勸曰琦有一古書願先生教之孔明日見在何處琦即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拜而泣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而便起身見閣門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



求自安之策。先生未肯見教。恐他人之泄洩也。今日上不  
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教之矣。孔明辭  
曰。踈不可間。親新不可隔。舊欲得全身。遠害別當思之。琦  
曰。琦遇難。先生不教。是絕路也。請死于君前。掣劍欲自刎。  
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計了。琦拜曰。請教。孔明曰。豈不知  
春秋時。晉國獻公正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日重耳。妻喪  
之後。寵愛驪姬。姬亦生一子。姬嘗讒譖于公。欲斬二子。獻  
公思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後  
園。乃令獻公于樓上簾內窺之。姬以蜜塗于衣髮之上。群  
蜂聞香。競相飛來。落于身上。令太子撲趕。獻公樓上望之。



婦人奸忌  
至此可以  
一而知百  
也

疑戲弄姬。心甚恨之。姬又詐言先后禫日。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不可便食。宜先奉上。申生令人送之。姬暗將毒藥埋于中。以供獻公。姬却奏曰。食自外來。不可便食。令喂犬。犬忽死。獻公大怒。賜朝典。令太子死。重耳驚懼。逃竄于外邦。一十九年。方免其難。後爲晉文公。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公子何不效重耳乎。且江夏黃祖新亡。乏人守禦。何不立言乞屯兵此郡。而避禍也。劉琦再拜謝指教。之後史官有詩曰。

荊州兄弟兩相猜。諸葛三合語不開。巴使片言能救脫。

至今猶在玉梯臺。



劉琦教人取梯送孔明于館驛孔明回告玄德玄德大喜  
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表猶未決教請玄德共議玄德  
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極善東南之事  
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于新鄴  
郡作玄武池以教水軍玄武池在彰德府必有征南之意弟宜防

之玄德曰弟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至新野劉表令  
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爲  
丞相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朗爲主簿朗  
字伯達河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  
防之子弟兄八人次子司馬懿字仲達操命爲文學掾並



掌典選舉之職。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拜孔明為軍師。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心腹之患。可早圖之。操差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博望城在以窺新野。虛實來擒劉備。還是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荀彧諫曰。劉備不可輕敵。更兼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此去。必然有失。惇曰。吾視劉備如鼠輩耳。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玄德。今又得諸葛亮如虎生翼。操曰。諸葛何人也。庶曰。此



人都不  
是口阿阿

何人  
小人乎

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  
 地理熟諳韜畧有鬼神不測之機非等閑之輩也操曰此  
 公若何庶曰某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能比亮  
 哉夏侯惇叱之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  
 有何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獻惇首與  
 丞相操曰軍無戲言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報捷書  
 以慰吾心惇遂奮然而辭曹操自引軍登程却說新野劉  
 備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有雲長張飛心中不悅遂曰孔  
 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敬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  
 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木也汝弟兄勿復多言關張見



說不言而退。玄德平生愛結帽，或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見尾，自結之。孔明入看，正色而言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遂投于地而言曰：「是何言也！吾誓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及孔明。」又曰：「明公自度比劉荊州若何？」玄德曰：「不及孔明。」又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誠不如也。」孔明曰：「今皆不及，而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萬一曹兵至，當何以迎之？」玄德曰：「備正愁其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招募民兵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玄德遂招新野之民三千餘人，朝夕演教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關張先知。張飛曰：「可」



妙語

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請商議軍機之事。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火急到來，如何迎敵？」雲長躊躇未決，張飛曰：「哥哥哥哥，使水去便了。」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須言也。關張出，玄德請孔明議事。玄德曰：「夏侯惇引十萬兵到來，何以迎之？」孔明曰：「但恐二弟不肯，賓服如欲亮行兵，須假劔印。」玄德乃即便付之。孔明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與雲長曰：「聽令去。」別作理會。孔明曰：「博望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往豫山埋伏，只等彼軍來到，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



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林背後山峪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掩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去焚城取回子龍，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把軍馬迤邐退後。主公自引一枝軍馬救援。依計而行。勿使有失。關張問孔明日：我等皆離縣百里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日：我獨自守縣。張飛大笑曰：見其智也。我們都去廝殺。你在家裏坐的。此是何理？孔明日：劔印在此。違令者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飛



與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  
遲。二人去了。衆皆未知孔明韜畧。不肯賓服。子龍引軍到  
了。孔明付計與子龍去畢。劉玄德問曰。劉備若何。孔明曰。  
今日可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坡下。  
主公便棄走。放火爲號。主公可復回。引軍掩殺。天明罷兵。  
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簡雍在備慶喜筵席。  
安排功勞簿。派撥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并于禁李  
典兵到博望。選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跟隨糧草車行。是  
夜秋七月間。商飈徐起。人馬趨行。巳牌時分。夏侯惇在前。  
望見塵頭起處。便將人馬擺開陣勢。惇問曰。此間何處。鄉



導官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便是羅口川。惇傳令着于禁、李典押住陣腳。惇親自出馬于陣前。副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數十騎將兩勢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大笑。諸將請問曰。將軍何故哂笑乎。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村夫爲天上之人。今觀他用兵。便可見了也。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作對。正如犬羊與虎豹鬪耳。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口。要活捉劉備孔明。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與吾弟催促軍馬。星夜踏平新野。吾之願稱也。遂自縱馬向前打話。新野之兵擺成陣勢。子龍出馬。惇罵曰。劉備乃無義忘恩之徒。汝等軍士。正如孤魂隨鬼。



耳。子龍大罵曰：汝等隨曹操鼠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兩馬交戰，不數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來，衆軍先退，非軍掩殺將來。子龍押後陣，抵當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趕到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一枝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回顧韓浩，此卽埋伏之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子龍抵當不住，迤邐退後便走。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不起，夜風不作。晝風旣起，夜風必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前面敗軍自認隊



方經  
知道

伍而走。惇傳令。趨後軍。掩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與禁曰。欺敵者必敗。禁曰。敵軍甚狠。不足畏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于禁曰。曼成之言是也。吾速近前。跟都督。你可止住後軍。李典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裡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而來。便問如何。禁曰。愚意度之。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夏侯惇猛省。言曰。文則不早言。幾落其套中矣。却欲回馬。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四方八面。盡皆是火。狂風大作。人



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背後  
子龍趕來軍馬擁併如何得退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城  
時火光中一軍攔在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軍  
混戰奪路而走夏侯惇于禁見糧草車輛一帶火着便投  
小路而走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交馬數合只  
一鎗刺夏侯蘭死于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  
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史官有詩曰

博望燒屯用火攻綸巾羽扇笑談中濃烟撲面山川黑  
烈焰飛來宇宙紅不致夏侯誇勇力故教諸葛顯威風  
直須驚碎曹公膽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敗軍而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將上馬說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見一輛車糜竺糜芳兩邊簇擁約有五百軍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伏于車前須臾玄德子龍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糧草數百車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孫乾引新野父老出廓迎接望塵遮道拜舞雀躍而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回至縣中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必自引兵來矣玄德曰似此奈何孔明日亮有一計可敵曹軍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孔明教劉琦之法只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耳一笑

獻荆笑王粲說劉琮

張翼德曰使水去戰便了忘玄德謂得孔明如魚得

水也不意這樣粗人亦自能說趣話此何減晉人清

足可以言拒曹操也玄德曰之言甚善奈何備感景升

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物何及玄德曰吾寧

不忍作無義之人衆皆嗟嘆不已孔明曰且理會軍伍

事靜軒有詩曰

天下紛紛逐鹿是機會尚且欲拔林不辜不負非公負取

真有中原王者心



夏侯惇收拾敗軍而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將上  
 馬說孔明真英雄也行不數里見一輛車糜竺糜芳兩邊  
 簇擁約有五百軍視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伏于車前  
 漢史玄德子龍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車糧草數百車  
 分賞將士與師回新野孫乾引新野父老出廓迎接望塵  
 遮道拜舞雀躍而喜曰昔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  
 言  
 同至縣水邊不意袁隸使人亦自蒯蒹池請北河越管人蒯  
 玄德曰以此李相可孔明曰蒯蒹池  
 蒯蒹池曰對水去難更了志玄德曰蒯蒹池  
 且聽下回分解  
 笑

下也... 笑



第四十回

獻荊州王粲說劉琮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留。近聞荊州劉景升病在危篤，借此郡以圖安身。兵精糧足，可以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之言甚善，奈何備感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無義之人。衆皆嗟嘆不已。孔明曰：且理會軍伍事。靜軒有詩曰：

天下紛紛逐鹿晨，饑禽尚且欲投林。不辜不負非貪取，真有中原王者心。



戰敗賞人  
此等舉動  
他人莫只  
誰謂老奸  
非妙人也

却說夏侯惇軍回至許昌面縛見操跪于堦前請死操乃  
就教解練請上廳問其故惇曰某至博望坡下遇敵軍欲  
盡力去取劉備被諸葛亮用火攻火起處自相殘害十傷  
四五操曰汝自勿用兵豈不知狹處用火攻惇言于禁曾  
言悔之不及操問于禁禁將前言以荅之操曰文則固如  
此高才堪任大將軍矣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所憂乃劉  
備與孫權也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衆不乘此時  
掃平江南失其機會也使傳令起兵五十萬曹仁曹洪為  
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惇夏侯淵為第三隊于禁  
李典為第四隊吾為主將領文武大將為第五隊各引兵



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三千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疊橋選日出師必得大勝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在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大中大夫孔融上言諫曰荊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又不曾侵犯境界反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今若興無義之師損軍折民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數侮于吾是吾心腹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爲反背孫權逆命安得不討之耶再諫必斬孔融出府長歎曰以不仁征伐至仁安有不敗乎時有御史大夫却慮從者聽之說與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入見操



實是快語

小人譜  
大都如此

慮曰丞相欲知孔融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尋常戲  
 侮丞相知否畧舉其一二以正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  
 言天有酒旗之星地有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唐堯  
 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皆因好色而亡國今世何  
 不禁其婚姻耶此融之深譏丞相也又嘗記一日丞相問  
 姐姬之事融對曰武王伐紂以姐姬賜周公丞相以融學  
 博謂書中所紀深信之後又聞之有云姐姬却被武王斬  
 之丞相又問融曰以今時度之想必當初如此矣是融看  
 丞相何如人耶曾與禰衡互相稱贊衡贊融曰仲尼不死  
 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向者衡之辱丞相乃融之使也此皆



脂習是  
義人

不足論。融與劉備劉表甚厚。常常音信往來。融又對孫權  
使。謗訕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融大逆不道之情也。曹操  
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于市。遂命廷  
尉來捉孔融。融二子正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  
被廷尉執去。赴法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二子曰。那有巢毀  
而卵不被者乎。言未畢。廷尉又至。盡捉融家老小。斬之。滅  
夷其族。號令融父子屍首于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曰。文  
舉捨我而死。吾何獨生乎。人報知曹操。操欲殺之。荀彧曰。  
某聞脂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惟世患。乃義人也。  
不可殺。操赦之。習收融父子屍首。並皆葬之。後來史官憐



孔融之才而作讚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嘗滿樽中酒不空交  
華絕世代辭語侮曹公脂習憐剛直收屍解送終

然亦孔老  
不善用老  
好也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  
以孔父正色不容弑逆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  
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  
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啟機于身後也夫嚴  
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罔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  
焉皓皓焉其與琨王秋霜比質可也  
遂昌尹氏曰自古篡弑之賊必先去其所忌之人孔融



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曹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  
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曰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曹操既斬孔融後遂令五隊軍馬先發二隊次第而行却  
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托孤時尚未知操兵來  
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荊州見劉表表曰吾今病在膏肓托  
孤于賢弟我子無才諸將零落我死之後賢弟可攝荊州  
玄德拜于床下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賢侄安敢以攝荆  
州之重任乎玄德方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兵來玄德急  
辭劉表星夜再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托孤之事  
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

有見  
之言



舉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重又聞

曹操領百萬之衆來平江漢此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弟

劉立德輔佐長子劉琦作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閉

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其時長子劉琦知父

病重急離江夏逕到荊州探父病症至外門蔡瑁急當住

曰荆王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籬其任至重今棄其衆

而遠來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入見父必生嗔怒其病轉

增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立于門外大哭一場上馬再

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在內大叫數聲而死後來史官

有詩讚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今見劉君霸漢陽無次有謀空戰討  
外寬內狹遠賢良紹因譚尚須傾國表爲琦琮立喪邦  
觀此可爲千古戒怨魂應是遶荆襄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始末之有  
者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  
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袁誇踊漢南術鷹揚河朔然皆  
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  
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  
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  
羽遠矣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曰假寡遺詔令次子劉琮荊州  
爲主方舉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劉琮方年一十四歲頗聰  
明乃聚衆言曰吾乃漢室宗親有荊州之地今父辭世吾  
兄見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爲主倘  
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衆官未有言對只見瑁下幕  
官李珪出班答曰公子之言理當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  
江夏就請大公子爲荊州之主就教劉玄德一同理事非  
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  
曰汝等何人敢亂言以逆故主之遺言也李珪出大罵蔡  
瑁曰皆是蔡氏宗黨逆子送了荆襄之

一郡吾寧死不願



癸此舉動  
不祥極矣  
如何得久

爲亂法度之人也蔡瑁令推出斬之將首級獻于塔下遂  
立劉琮爲主不報劉琦與玄德知將雷 樞上車蔡氏宗族  
并分領荊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劉琮前赴襄陽屯劄以防  
劉琦劉備之亂就葬表于襄陽城東四十里漢陽之原却  
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琮到襄陽却纔下馬有人  
飛報劉琮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遂請蒯越蔡瑁  
等衆商議東曹掾傅巽字公悌進言曰今故主新亡大公  
子在江夏今却不知他若知時則與兵奪之荊州危矣此  
一利害也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報玄德知之今新野  
止一江之隔他若得知必與兵問罪此二利害也操引百



此公于  
大通

萬之衆欲吞江漢此三利害也雖有三處之害巽有一策  
 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亦足保主公之名爵也琮問之  
 巽荅曰不如將荆襄九郡人馬獻與曹公曹公必重待于  
 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  
 何受制于他人吾不為也蒯越曰傳公悌之言是也主公  
 如不納諫其危有三琮曰何為三危越曰逆順有大體強  
 弱有定勢今曹丞相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以  
 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此名國危一也主公以新造之楚  
 而抗拒中國百萬之師此為勢危二也主公勢弱必求于  
 玄德以援之量玄德何足以拒曹公若使足拒曹公則玄

言似有理  
所以惑人



德安宥居于主公之下哉此號身危三也有此三危而欲  
與曹公爭衡正如以一塊土而填大海豈不難乎况兼荆  
襄之衆聞曹公之兵勢若飄風威如雷電未戰而膽先寒  
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吾不從安忍以先君之  
業一旦廢之此誠取笑于天下也言未畢一人昂然而進  
曰吾有片言爲荆襄悠久之計還可聽納否衆視之乃荆  
州上賓山陽高平人也姓王名粲字仲宣曾祖王龔漢順  
帝時爲太尉祖王楊漢靈帝時爲司空父王謙爲大將軍  
何進長史粲年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時邕高賓滿座  
聞粲至倒屣迎之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一座之中皆驚



曰蔡中郎何爲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皆與之。年十七，司徒辟召，除爲黃門侍郎。因西京擾亂，皆不就。避地來荊州，劉表以爲上賓。蔡博聞強記，人皆不及。與人共行，觀道碑碣，人問曰：卿能開誦乎？蔡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差一字。觀人着碁碁局壞之，蔡復爲擺着碁者，不信。以帕蓋局，蔡另取一局以擺之，令相比較，不差一道一子。又善筭，其筭術畧盡。舉筆成章，無所改抹。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當時對劉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于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蔡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今倉卒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



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今古之成敗。能先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吾不如也。蔡曰。如其所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摧袁紹于官渡。驅孫策于江外。逐劉備于隴右。破烏丸于白登。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蔡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操。操必重待將軍。保已全家。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計也。蔡遇亂世流落。托命此州。蒙將軍重用。敢不盡言。將軍明聽。勿使後悔。琮曰。先生教之。雖是如此。亦須告稟。母親知道。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言。公悌



此破國亡家之妖婦也。可殺可刑。其言何足聽哉。

玄德此哭。還是哭荆州。還是哭。

之謀異度之見興廢之事所見相同何必告我便遣人寫降書令宋忠潛地逕投曹公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加忠烈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琮出廓迎接便着他永為荊州之主宋忠拜別曹操而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一枝人馬宋忠無路得避只得相迎乃是關雲長也雲長盤問宋忠忠懼怕不敢抵諱只得以實告之曰劉荊州已死立劉琮為主聞知曹操軍馬到來使忠賫送降書到宛城投曹操了雲長大驚隨捉宋忠來到新野見玄德雲長備言其事玄德聞知哭倒于地未知性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知劉表以死劉琮降曹情感于中淚泣已絕  
衆將救醒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大兵  
渡江奪了襄陽殺了劉琮哥哥便是主也玄德曰你且緘  
口我有斟酌拔劍而指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  
報我今欲斬汝之頭不足解吾之怒汝可速去宋忠曰恐  
縣外人殺也玄德曰放汝而復殺非大丈夫也誰敢違吾  
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之間忽報江夏公子  
差伊籍來到玄德思想昔日之恩下堦而接請于堂上禮  
畢玄德稱謝前恩問其來意籍告曰昨者大公子同籍撫



守江夏忽聞得劉荊州已故被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  
來報喪公子遂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實恐使君不知  
特差籍來賫哀書呈上玄德拆書視之書曰

孤子劉琦謹獻哀書上達于叔父大人座前近聞先君  
薨于荊州繼母與蔡瑁張允二人商謀不卽報喪矯立  
弟劉琮爲九郡之主大亂綱常實難容忍伏望叔父垂  
憐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  
爲萬幸泣血拜書立待批回時建安十三年

玄德看書畢與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爲主又不知將九  
郡已獻曹操也籍大驚曰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



機伯孔明  
都是至言  
玄德屬其  
不可與謀  
然亦畏操  
甚也

陽誘劉琮出接就擒下盡捉諸黨殺之則荊州已屬使君

矣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吾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而言

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于我今若背信自濟吾死于九泉

之下有何面目而見劉荊州耶孔明曰如不舉此事目今

操兵已至宛城前軍離此不遠矣將如奈何玄德曰不如

走樊城以避之樊城在襄陽正商議間數次人飛報操兵已到

博望了玄德慌教伊籍回江夏整理軍馬遂求計于孔明

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

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此屯劄不住了

便差人四門掛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今日皆跟



吾往樊城暫避不可自悞。曹軍若到必行不仁，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催趙百姓便行。就差孫乾往西河兩岸，調撥船差救濟百姓。然後便差糜竺送各官老小到樊城。已將百姓盡行起身，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人，各帶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石土泥，堰住白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聽下流頭人馬喊嘶。此是曹兵敗矣。急取布袋放水，滄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雲長受計去了。孔明喚翼德引一千軍去白河渡口埋伏。曹軍被滄。此處水勢最慢，人馬必從此逃難。可乘勢殺來接應。雲長翼德領計去了。孔明又喚趙雲曰：你可引三千軍先



取蘆荻乾柴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上各處隅頭上暗藏  
硫黃焰硝引火之物來日是昴日鷄直日黃昏後必有大  
風大風若起曹軍必入城安欵汝將三千兵爲四隊汝自  
領軍一半一半分作三隊縣南北西門各五百軍先將火  
鎗火砲火箭射入城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教  
走你却在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不可攔住只顧在後擊  
之敗軍無心戀戰必然奔走此乃寡敵衆計也必得全功  
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遲悞趙雲聽令  
亦去孔明再喚糜竺劉封二人可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  
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二十里鵲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混



雜如曹軍一到糜芳一枝軍紅旗走在左劉封一枝軍青  
旗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却分去縣東西南北角上埋伏  
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接應  
主公時刻休悞二人領計去了玄德與孔明登高望之孔  
明調撥已定却說曹仁曹洪爲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  
將數員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鉄甲軍望新野進發時日  
當正午來到鵲尾坡許褚問鄉導官曰此處至新野有多  
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差數十騎探聽望見坡前人  
馬擺開撥馬回報言說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打青  
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教執一面皂旗領三千軍一齊向



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旗色不雜隊伍  
不亂許褚勒馬教休趕左右曰何爲不趕褚曰前面必有  
埋伏之兵你等只就此處住劄我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  
來見曹仁稟說前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云有虛有實之  
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乃追之許褚復回坡  
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一人不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  
却欲進縣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忙引軍看時只見山頂  
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  
酒褚見了大怒尋逕路上山狹路擣木砲石打將下來者  
不能前進只聽得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



老奸又動  
次了一笑  
一笑

曹仁曰且去搶新野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之  
兵城中又不見一人曹洪曰此是計窮勢孤所以盡帶百  
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身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飢  
餓走乏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  
後狂風大起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這火是軍士造  
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數次飛報南非  
西三門等處皆火起曹仁急叫衆將上馬時蒲縣火起上  
下通紅當夜之火又勝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曰  
姦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燄摩天雕梁畫棟爲焦土鉄馬金戈月黑烟



惟有臥龍施妙策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忽一人報東門無火曹  
仁等急衝出東門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  
者無數却說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處趙雲  
引一軍起來混殺一陣曹仁敗軍自逃性命誰肯回身斬  
殺正奔走之間糜芳引一軍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  
走劉封引一軍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  
半焦頭爛額却便走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吃水人爭飲水  
互相喧嚷馬見河水亂行嘶吼却說雲長在上流望見新  
野縣火起度其時候軍馬已到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



急令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衝流人馬皆溺于  
水中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  
只聽喊聲大震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乃燕人張  
翼德也兩軍混殺一處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起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至獻帝建安十三年戊  
子歲共九年事實

### 總評

孔明火燒水浸百發百中曹操不爲灰定爲泥矣

笑一笑



蔡夫人短見白白把荆州送與別人與今之弟兄爭  
第四家爭獻豪門者一箇樣子可笑世上人大愚不悟也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

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

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江到上流

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後放火

燒段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救殘軍馬就新

與屯任使曹仁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

林大安敢如此運動二軍盡至新野漢山塞野下任寨柵



一 布袋水勢滔天望下衝流人馬皆溺于

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

河欄路當先一員大將乃燕人張

八知曹仁性命如何且

寒年瀟灑門津一箇翔千可美此土人天恩不掛也

蔡夫人賊具自自吐非非美與民人與今之弟以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敗走江陵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  
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就與交鋒不十餘合許褚不敢戀  
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江到上流  
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教將船後放火  
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  
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  
村夫安敢如此揮動二軍盡至新野漢山塞野下在寨柵



操教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今  
以軍分作八路一  
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到襄陽必  
用先買民心民心  
若定縱兵微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  
新野百姓入樊城  
一槩盡起兵一縣爲羣粉矣不如先使  
人招安劉備縱然  
不降亦可以見愛民之心也若使事  
急來降則荊州之地  
不須征戰矣然後舉荆襄之兵可圖  
江南也曹操曰善可  
使誰去劉曄曰徐庶舊與劉備至厚  
曰在軍中何不命他  
往說之操曰他去不復來怎生奈何  
曄曰庶若不來貽笑  
後世使之勿疑喚徐庶至操曰吾本  
欲踏平樊城奈何衆  
百姓之命汝可往招安劉備如肯來  
歸降免罪賜爵如若



執迷不順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今知汝忠誠不疑使之

汝無負吾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

日之情已畢庶曰操使某來乃假買民心操之奸計也某

若不還致惹萬人之笑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

霸之業盡此方寸也今老母已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

謀非爲人也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今操分八路

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辭別而

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

襄陽暫歇此爲上計玄德曰爭奈百姓相隨許久安忍棄

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相隨者同去不願者留

豪傑相與

心期如此

豈比今日

市交面友

也乎

是若



是民

下先使雲長去江岸，待備船隻，就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乃謂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即差五萬兵去填白河，分八路雷馬，尅日進兵。却說新野樊城百姓，知大軍來，只見後面甚老，携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扯住，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那百姓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急差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

豪傑作用  
如此



第一節  
文長

旗壕邊密布鹿角拽起吊橋玄德勒馬於門邊大叫曰賢  
姪劉琮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疑心可快開門人報劉  
琮劉琮懼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聽知劉備喚門逕來敵  
樓上叱之曰左右與我亂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  
哭忽然城中一將默然跳起引數百人逕上城樓來殺蔡  
瑁張允此人是誰身長九尺面如重棗目似朗星如關雲  
長模樣武藝獨冠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延大  
呼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賊以圖爵祿非  
義士之所爲吾今願請使君入城謀賊輪刀砍死守門將  
遂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領兵殺入城以討國賊

傷快



張飛躍馬欲引軍入城。玄德急扯住曰：休驚百姓。飛因城

上人放箭，恨不得踏平襄陽。爭奈玄德不肯。魏延正言中

間，一將飛馬引軍而至，叱之曰：汝是無名下將，安敢亂言

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面貌雄偉，南陽宛城人也。姓文

名聘，字仲業，乃荊州之大將也。挺鎗躍馬，直取魏延。兩下

軍在城混戰，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

願入襄陽也。孔明曰：江陵乃荊州緊要錢糧之地，不如先

取江陵為家，勝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百姓盡

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

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戰文聘，從巳至未，手下人皆折盡。

無二處不  
為著百姓  
真人主也



匹馬出城後，面蔡瑁、張允，又趕魏延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却說同行軍馬數十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擔背包者不計其數，道路。○之後，偶見劉表墳，玄德引衆將拜於道傍，痛哭而告曰：「不才辱弟劉備，無德無仁，失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得已。望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曹操，言甚悲切。」三軍無不下淚。後軍報曰：「曹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次後渡江趕來，也可不速行。」孔明曰：「江陵要緊，可以拒守。今擁大衆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到得江陵？倘曹操至，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若濟大事，必以人爲本。」



今人歸吾何以棄之百姓聞得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劉玄德此是第一件好處

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拜景升之墳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舍藜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後宋賢有詩曰

同難甘心從百姓顧恩誦淚動三軍襄陽官道與兵日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相傍百姓而行孔明曰可兵不久必至可遣雲長往

江陵求救於公子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江陵今襄陽府玄德從

極說得  
好



心修書使雲長孫乾引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

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管顧百姓而行走十餘里後歇却說襄陽城中因文聘魏延所殺殺死數萬餘人。事定之後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行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王威密告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心必懈弛無備矣願君奮整騎兵數千騎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坐而虎視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會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王也威怒曰賣

王威大  
是



國之徒吾恨力不足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任，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關艦艨艟大小戰船七千餘隻，原是何人管領。操加瑁爲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又曰：劉表在日，希望爲荆王，不遂其志，已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王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何故加封。



如此顯官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乎吾所  
老奸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今權且用之成事之後便當殺戮  
荀攸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歸見劉琮所說曹操封王  
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  
伏道拜迎曹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  
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文武官員俱拜階下操喚蒯越近前  
奸雄無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遂加蒯越江陵太守  
樊城侯光祿勳傅異爲關內侯王粲爲關內侯丞相掾以  
下五人皆爲列侯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大驚辭  
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



老奸

王威是  
又夫

朝為官免在江陵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只得  
 拜辭而去與蔡夫人同行青州去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  
 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騎趕  
 上劉琮全家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行不數程趕上某  
 傅丞相令教殺汝蔡夫人抱子劉琮痛哭于禁喝令軍士  
 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全  
 家被于禁殺了便回靜軒詩曰

疎賢信佞欲偷生空獻荆襄  
 死郡城晨牝孺兒駢首戮

誰知曹操不容情

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隆中尋孔明妻小搜尋不知去



向原來孔明先令人搬送去三江內隱避之操深恨之及  
襄陽既定劉玄德已去二十餘日荀攸諫曰江陵乃荆襄  
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動搖操奮然怒曰公不早  
言孤已忘之隨即拘集諸將新舊中皆無支聘使人尋之  
方纔來到操曰你來何遲聘對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  
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於  
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遂不得已以至如此實懷悲  
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操愴然曰真忠臣也除江夏  
太守賜關內侯操教文聘引軍指路操問左右此時劉備  
約行有多少路知者答曰聞劉備一同百姓日行十數里



計程只有二百餘里操教各部  
下精選五千軍馬速卽前  
去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後  
軍陸續便進違令者斬諸  
將得令都來揀選好馬鎧甲  
於東巴了曹操自騎戰馬帶  
領中軍能征慣戰五千人一  
齊上馬自監督衆將星夜趕  
來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下回  
便見

長坂坡趙雲救主

曹操親領鐵甲五千限一日  
夜趕上玄德令如風火誰敢  
怠慢都跟文聘而進却說玄  
德引十數萬百姓千餘軍馬  
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分  
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  
孔明曰雲長去了絕無音信  
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



親往催促劉琦昔日感公之教以獲全生今公一往事必  
諧矣孔明不敢推辭引劉封帶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應  
允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正行之間忽然一  
陣狂風就馬前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無半點光彩耳  
邊只聞嗚啞啣之聲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  
袖占一課失驚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王公可棄百姓  
而走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王公戀  
而不棄禍不遠矣便問前面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當陽  
縣這座山名爲景山玄德曰只就此山扎住秋末冬初涼  
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宿到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

仁人



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忙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迎敵。曹操率精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忽一彪軍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回顧觀看，南邊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王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兵投東北角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保着玄德，殺散鐵騎，迤邐望東而走。漸漸喊聲遠去。玄德方纔歇馬，喘息未定，回看手下隨行，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戀我，遭此大難，吾家老小皆不知下落，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



乎正恁惶噉响之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跪於馬前只言  
反了常山趙子龍也投曹操去了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  
故人安肯反也張飛曰他知我等勢窮力盡反投曹操以  
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吾相從患  
難之時他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能搖動乎糜芳曰我親見  
他投曹操去了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  
之張飛曰兄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刺死玄德曰休  
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也子龍必不棄吾任他自  
去不要相逼吾料子龍必不棄吾也張飛喚眾將跟我來  
只有二十餘騎跟去其餘都跟玄德去了張飛引二十餘



騎同至長坂橋張飛回看箭東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從者二十餘騎却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則在樹林內往來馳騁飛遠看笑曰這二十餘騎可當五百人飛自橫矛立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自四更軍至與曹軍廝殺往來在曹軍陣內衝突尋不見玄德又失了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甘糜二主母小主人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報答平昔知遇之恩此時只有三四十騎隨從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嚎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着傷帶血而走者不計其



數尸橫遍野血流成渠十萬居民四方八面亂竄逃命子  
龍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子龍近前視之却是簡雍  
雲急問曰曾見主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主母  
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身上馬轉過山坡被一將背  
上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雲曰隨  
騎的馬借一匹又着二將扶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  
地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願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  
令跟隨之人盡脫衣甲好生扶持而去雲引軍望長坂坡  
而去忽一軍大叫將軍數聲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  
劉使君帳下小軍護送車仗的被數箭射倒在此趙雲便



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見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望南趕來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結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視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又問糜天人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氏并阿斗不知何處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又撞一枝軍來雲提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是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寶刀又有千餘軍跟着乃是曹仁部下裨將淳于導搶任糜竺正要去獻功被



趙雲大喝一聲淳于導便舞刀來迎只一個刺導於馬下  
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趙雲請甘夫人上馬前面殺  
開大路直送到長坂坡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罵子龍  
你如何反我哥哥趙雲曰我跟尋不見王母因此落後安  
敢反也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于休也趙  
雲曰王公安在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保夫人  
先行趙雲仍去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也言罷引數騎再回  
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于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  
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處一鎗刺着倒  
于馬下從者奔走那員將乃是曹操隨身背劍心腹之人

好箇  
手龍



夏侯恩原來曹操有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  
白佩之青釭劍叫夏侯恩佩之倚天劍鎮威青釭劍殺人  
砍鐵如泥當時夏侯恩自恃無人可敵乃撇却曹操只顧  
引人搶奪擄掠正撞子龍一鎗刺於馬下就奪那口劍試  
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聽後軍已到  
看時馬步官兵漫山塞野盡皆圍定百姓擄掠殺害老小  
趙雲挺鎗拍馬直殺透重圍回顧觀之將士漸漸消落又  
殺一陣只剩得孤身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  
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  
腿上着鎗了走不動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趙雲慌來追







每夫人好  
子龍兩丈  
夫也阿斗  
阿斗人知  
子龍保之  
安知夫人  
之功更龍  
也

四邊喊聲又起雲大聲曰如此不聽吾言後軍來也糜氏  
聽得棄阿斗於地上髮枯井而死起雲恐曹軍盜屍推土  
墻而掩之後來史官有詩讚糜夫人曰

賢哉糜氏內助劉君言詞無失進退有倫心如金石志  
似松筠身雖歸土名不沾塵千載之後配湘夫人

趙雲推土墻而掩之解開勒帛縶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  
護在懷而囑曰我呼汝名可應言罷縛鎗上馬早有一將  
引一隊步軍圍住土墻雲乃拍馬提鎗殺出墻外攔路者  
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迎交馬不及

兩合一鎗刺晏明落馬身死殺散步軍衝開一條路正走



勇也智也  
雲也龍也

可奇此則

阿斗保子

龍矣

之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爲首一員大將旗號分明乃是河間張郃趙雲更不打話來戰張郃約戰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趙雲連馬和人顛下土坑郃挺鎗刺之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一踢而起後人有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殺透曹兵幾萬重  
馬踴紅光離土窟將軍懷內抱真龍

人馬踴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來到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皆是袁紹手下降將趙



前有好馬  
此有好劍  
所以子龍  
愈好也

老瞞欲得  
子龍那知  
及失兩斗  
也天理天  
理

雲力戰四將殺透重圍馬步軍前後齊搦趙雲趙雲拔青  
釭劍亂砍步軍手起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所到  
之處猶如砍瓜截瓠不損半毫真實劍也却說曹操在景  
山頂上望見一大將軍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操急問左右  
是誰曹洪聽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願留姓  
名趙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  
世之虎將也吾若得這員大將何愁天下不得乎可速傳  
令使數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要放冷箭只要捉活  
的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王人洪福之致也却說趙雲  
身抱後王在懷中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搦三條前



後鎗刺劒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史官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

只有常山趙子龍  
又詩卑道幼主之福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阪圍四十二年真命主

將軍應得顯神威  
又詩卑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擎王保駕顯功勞非干後主多洪福

只是將軍武藝高  
又詩讚君臣慶會

風雲起處君臣走驚倒當年曹阿瞞馬上將軍真猛虎

懷中又有螭龍蟠  
又司馬溫公有長阪詞

當陽草當陽草點點斑斑如血掃借問當時何事因子



龍一戰征旗倒曹公軍將魂魄飛  
殺人重圍保家小至  
今此血尚猶存不見英雄空懊惱  
林漢泉古風一篇

當年玄德走江陵路次當陽少甲  
兵忽被曹瞞驅鐵騎  
軍民膽落盡逃生趙雲獨仗英雄  
氣捨命渾如落葉輕  
鎗攪垓心蛇動蕩馬衝陣勢虎飛  
騰懷中抱定西川主  
紫霧紅光射眼明斬將奪旗世罕  
比擎王保駕功業成  
我來少憩長阪下斑斑莎草血猶  
腥子龍子龍在何處  
仰天長喚兩三聲全忠全義真堪  
羨永遠標題翰墨青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  
上熱血污滿征袍正行  
之間山坡下兩路軍出截斷去路  
旗號分明乃是夏侯



手下大將弟兄二人一箇鍾繇一箇鍾繇使大斧神使  
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褚趕來四下喊  
聲大起子龍如何逃生正是纔離龍潭又值虎窟未知性  
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下婦人無不如蔡夫人者今蔡夫人既得曹操殺  
之我心甚快也安得曹操再出殺盡今日之所謂蔡  
夫人者我心更快也

甚矣史官之無識也竟以逼死王母判斷子龍嗚呼  
子龍豈逼死王母者哉三番四覆不肯上馬曹兵在



後阿斗在懷勢忙事急不得不然吾輩當設身處地  
方知其難也何可太平時節吃飽閒坐恣其品臨乎  
哉况保得阿斗糜夫人亦自瞑目也何煩後人妄肆  
譏評乎最可恨者是議事之人絕不知任事之累而  
妄肆其譏評也

戲評

命豈長收阿且離下回衣箱

卷大賦千華收阿我坐五其錄滿前帶又由亂亂未收掛

畫簿大畧賦雲州下出受縣背外氣靈昔前賦來四下如

手不阿大際策與二人一前險深一前險深保介大炎







